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中 | 华 | 经 | 典 | 名 | 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国 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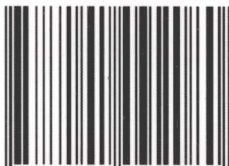
陈桐生 译注



中華書局



ISBN 978-7-101-09208-0



9 787101 092080 >

定价：53.00元

013043154

K225.04
20

中华
经典
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陈桐生◎译注

国语



K225.04

中华书局20



北航

C1650114

01304312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语/陈桐生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3.4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ISBN 978-7-101-09208-0

I. 国… II. 陈… III. ①中国历史-春秋时代-
史籍②《国语》-译文③《国语》-注释 IV. K22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1530号

书 名 国 语

译 注 者 陈桐生

丛 书 名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责任编辑 周 旻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4月北京第1版
201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23 $\frac{7}{8}$ 字数390千字

印 数 1-8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9208-0

定 价 53.00元

前言

《国语》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汉人说它是“《春秋》外传”，所谓“外传”，是相对于“内传”即《左传》而言。既然《国语》、《左传》一是外传，一是内传，那么自然这两部书就同出于左丘明之手，司马迁即在《史记》中明确地说左丘明作《左传》，又在《报任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春秋》外传”之说是汉代经学兴盛时代的产物，今人已经不再相信它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国语》置于“杂史”一类，这个处理解除了《国语》与《春秋》之间所谓的经传关系，不过“杂史”之说略嫌宽泛。清人浦起龙在《史通通释》中根据刘知几六家之说，从史书体例上将《国语》断为“国别家”。

本书以为，对于《国语》性质，必须把握以下几个要点：

首先，《国语》之“语”，是西周春秋时期一种记载君臣治国之语的文体。在《国语》之前，《尚书》记载了虞夏商周君臣治国言论，只不过没有使用“语”这个名称。根据现存文献，“语”的名称最早出现于西周，《周语》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语”体文章。不仅周王室有“语”，各诸侯国也有自己的“语”。《楚语上》载楚人用来教育太子的《语》，《郑语》所引《训语》，都应该是记载治国言论的典籍。《论语》、《孔子家语》的命名，也是因为它们都是记载言论的书。“语”之前冠以国名，就成为某国之“语”，诸如《鲁语》、《齐语》、《晋语》、《吴

语》等等。各国之《语》最初可能是单篇流传，并借朝聘赴告机会得到交流，战国初年某国史官把他手头上所掌握的各国之《语》按国别编为一书，遂成今本《国语》。

其次，《国语》的写作模式是：王侯卿士大夫就某些具体现实政治问题发表言论，史官将其言论载之简帛。所以，《国语》各篇文章是王侯卿士大夫与史官共同的精神劳动产品。《国语》的主体是记载治国言论，属于说理文字，主体内容的前后都有文字记叙言论的前因后果。它的每一篇文章的写作都经历了若干年时间，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章”发生在公元前845年，文章结尾又记载：“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周厉王被流放是在公元前842年。所以，“邵公谏厉王弭谤”一文的写作前后经历了三年。

第三，《国语》是“编”不是“著”，是“选”不是“作”。《国语》文章是从西周至战国初年不同时代的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史官早就写好了的，编者只是起到选篇、编辑的作用。《国语》选编范围，包括西周、东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诸侯国。尽管选篇不够完备，但是像西周覆灭、齐桓、晋文称霸以及吴越兴亡等重大历史事件都在这部书中得到反映。它的记载上至周穆王，下迄鲁悼公，约当公元前967年至公元前453年，历时514年。各国史料在全书中所占的比重悬殊甚大，其中《晋语》所占篇幅最多，而《郑语》只有两条材料。

第四，《国语》是“史料汇编”而不是“史”。史书应该是有着前后因果联系的系统记载，拿这一标准衡量《国语》，显然它还不够史的规格。《国语》一共收有235条材料，每一条材料截取一个历史片断，除《晋语》某些材料和《吴语》、《越语下》上下章有所衔接之外，大多数材料之间没有上下前后的因果联系。

第五，《国语》保留了史料的原貌。编者没有对全书语言和文风做统稿、改写、加工、提炼的工作，而是原汁原味地编排，给人以“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韩非子·五蠹》）的感觉。《国语》中有不少史

料重复,甚至存在一事异记现象,如吴越不少记载就互有不同,可能这些史料最初是出于不同史官之手,编者原封不动地将其收入《国语》之中。

根据以上所述,《国语》是一部记载西周春秋王侯卿士大夫治国言论的原始史料汇编。

《国语》内容广泛涉及“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其书“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韦昭《国语解叙》),编者选编的宗旨是为王侯卿士大夫治国保家“道训典”,“献善败”,其中劝谏内容远远多于颂美。例如周宣王本是西周中兴之主,但在《周语上》有关宣王的五条材料中,竟有四条是写西周名臣讽谏宣王弊政,从中可见编者提供懿戒的意识是何等强烈!《国语》文章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西周文章多记载名臣讽谏弊政和嘉言懿行,春秋文章则主要突出齐桓、晋文等人的称霸谋略,如《齐语》载管仲治齐,全然不用礼乐道德教化,而是依靠他个人的政治智慧,《晋语》载晋文公称霸也多出于子犯、先轸等人的谋略,这显示了“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的历史发展趋势。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差异,《国语》各篇的地域特色也很明显。周、鲁以及刻意向周、鲁文化靠近的楚国言论多为道德劝谏。以《鲁语》为例,无论是医师庆、夏父展的犯颜直谏,还是叔孙穆子聘晋不拜天子诸侯之乐,抑或太史里革斩断宣公之罟,无一不显示了鲁人对礼义价值的维护。公父文伯之母只是鲁国的一名贵族妇女,可是《鲁语》收录她的言论材料就达八条之多,这些材料围绕着一个共同主题,就是这位贵妇人如何维护礼义。齐、晋、郑、吴、越之语则多为计谋,如吴、越的兴衰存亡,起决定因素的不是句践、夫差等人的道德水平高低,而是他们立国的方略是否正确。《国语》中有不少文章是告诫卿士大夫如何持禄保宠全身免祸,评论者多从卿士大夫言行举止来预测其吉凶祸福。如《周语中》载单襄公、刘康公等人言论,说明轻佻、无礼、淫逸、奢侈、矜夸必致败亡的

道理。《晋语五》“师胜而范文子后入章”载范文子在班师之际不抢主帅风头，其父范武子发出“吾知免矣”的赞叹。《晋语九》收录了三条与智氏有关的言论材料：“智果论智瑶必灭宗章”载智宣子错选继承人，“士茁谓土木胜惧其不安人章”载士茁讽谏智伯大兴土木，“智伯国谏智襄子章”载智伯国讽劝智伯备难，这些言论已经预示智氏覆灭的下场。《国语》记载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言论，如《周语上》载邵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民者宣之使言”之语，这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对后代也有强烈的针砭价值；《鲁语上》载曹刿肯定鲁庄公“中心图民”，同篇载臧文仲倡导“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思想；《郑语》载史伯说“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这种积善积德的观念对此后民族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越语下》载范蠡“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言论，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国语》保存了一批珍贵的文献资料，如《周语上》所载伯阳父言论是中国最早的对地震成因的阐述，《周语下》载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铸大钟以及伶州鸠论钟律，是中国早期社会非常珍贵的金融、音律文献，《鲁语上》载展禽论祀典，详细地讲述了上古帝王的祭祀制度，《楚语下》载观射父论绝地天通和祀牲，可以帮助后人了解先秦巫覡和祭祀牺牲情形，其他如《郑语》所载史伯言论包含了大量的中国早期历史资料。但是《国语》并非所有言论都是可取的，像《周语上》载仲山父认为周宣王料民会导致西周覆灭，《周语下》载彪偃论定刘文公、苾弘由于建议城周而蒙受阴祸，太子晋认为堵塞谷水会导致东周王室政治衰微，这些观点显然都没有说服力。

《国语》应该在中国文学史上如何定位？目前流行的中国文学史论著都是将《尚书·周书》和《春秋》作为西周春秋散文的代表作，而把《国语》放在《左传》之后论述。这个处置遮蔽了《国语》的真实文学价值。实际上，《尚书·周书》有意地模仿《尚书·商书》的文风，是典型的仿古之作，而《春秋》仅仅是大事记，两者都不能代表西周春秋散文的真实成

就。真正能够代表西周春秋散文成就的唯一典籍是《国语》，它代表了《尚书》之后《左传》之前西周春秋历史散文的真实发展水平，堪称是研究西周春秋历史散文的活标本。《国语》中有11篇西周文章，这11篇文章就代表了西周散文的成就。《国语》中有10篇战国文章，从中可见战国初年历史散文的风貌。剩下的214篇文章便代表了春秋散文水平。《国语》235篇文章展示了从西周中期到战国初年514年历史散文发展轨迹。

与《尚书》相比，《国语》文章最大的进步是语言。我们将《尚书·周书》与《国语》中11篇西周散文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前者晦涩艰深而后者平易浅近。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周书》沿用了《商书》的典诰公文体语言。《国语》散文是史官在履行记载职责过程中诞生的，它不是朝廷的正式公文，所以史官们不必运用佶屈聱牙的官方典诰公文体语言，而是用西周流行的普通书面语从事写作。当西周史官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一场历史散文语言的革命——它使得散文语言更接近人们实际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在此后三千多年封建社会中，散文创作所使用的语言就是由《国语》所代表的文言。从西周到战国初年，《国语》语言继续向平易化方向发展，鲁、晋、齐、楚的春秋文章语言整炼流利，而战国初年的散文，其语言流畅程度已经接近于《战国策》。通读《国语》，读者自会从中深切地感受到历史散文语言的演进，一种由古朴到畅达、由简练到流利的演进。

作为记言散文，《国语》上承《尚书》下启战国诸子说理散文，它代表了西周春秋时期说理散文所达到的水平。《国语》某些记言文抽象概括能力较《尚书》有所提高，呈现出由直观经验向抽象概括过渡的倾向。如《周语上》载伯阳父论三川地震：“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伯阳父从复杂的宇宙现象中抽象出阴阳这两种原始的物质和力量，用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地震发生原因。《郑语》载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

继”，史伯此论是由周幽王远君子亲小人现象而发，他从对立统一的哲理高度来讨论朝廷用人问题。《尚书》记言文结构松散、内容枝蔓的情形到《国语》有了明显的改变。从《国语》我们看到，到西周中后期，人们已经能够比较纯熟地运用先提出核心论点、再围绕主题逐层展开论述的说理方式，一席言论往往就是一篇主题突出、结构紧凑、条理清楚的说理散文。如《周语上》载祭公谋父谏穆王征犬戎，先提出“先王耀德不观兵”作为一篇说辞的灵魂，以下引经据典，运用翔实的理论和史实论据对观点进行论证，如果去掉前后的叙事文字，主体部分就是一篇观点鲜明、逻辑严谨的小型论文。同篇载邵公谏厉王弭谤，也是先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中心思想然后再展开论证，文理可圈可点。对话体是先秦记言文的重要形式。《尚书》的《皋陶谟》、《洛诰》、《西伯戡黎》、《微子》记载了人物问答，但尚未形成固定的格式。《国语》为对话体散文所作的最大贡献是确立了宾主对答的形式格局，问者为主，答者为宾，而文章重点则落在对答之上。在这些对话体散文中，主方的问语除了具有叙事功能以外，还有推进文章深入的结构意义。如《齐语》载齐桓公问管仲：“成民之事若何？”“处士、农、工、商若何？”“定民之居若何？”……这一系列的问语将文章一步步引向深入，使管仲得以系统全面地阐述自己的改革思路和主张。从春秋中叶开始，《晋语》就收录一些充满智慧与机锋的短小隽语，例如《晋语四》载：“文公学读书于白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闻则多矣。’对曰：‘然而多闻以待能者，不犹愈也？’”这样的短章只有寥寥数语，语言凝练，意味隽永，它们与西周春秋时期格言、谚语一起，成为春秋战国时期语录体散文的源头。进入春秋以后，《国语》叙事成分明显增多，如《晋语》载献公、奚齐、卓子、惠公、怀公、文公数世之乱，《吴语》、《越语》载吴、越兴亡经过，都将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叙述得委曲详尽。尽管叙事不是《国语》的正宗，但它为此后的《左传》记事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经验。

由于《国语》材料来自不同地域，因此各国文章风格不尽相同。前

人对此已经有所体会，如朱彝尊在《经义考》卷二百九引陶望龄曰：“《国语》一书，深厚浑朴，《周》、《鲁》尚矣。《周语》辞胜事，《晋语》事胜辞。《齐语》单记桓公霸业，大略与《管子》同。如其妙理玮辞，骤读之而心惊，潜玩之而味永，还须以《越语》压卷。”崔述《洙泗考信录·余录》也认为《国语》各国文风不同：“周、鲁多平行，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周语》、《鲁语》风格比较接近，均以浑朴平实见长。其文持论正统，语言朴实，不夸张，不诡激，立论重视遗训故实，多引经据典，显示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周、鲁文风之所以相近，是因为它们拥有共同的礼乐文化。与周、鲁文风相近的还有《郑语》，这是因为郑桓公向史伯咨询时尚在担任西周王朝的司徒，而与郑桓公对话的史伯则是周王室的史官，对话的地点是在西周都城。《齐语》八条材料主要记载管仲的治国言论，文风一如管仲改革一样干练明断。《晋语》前半部分记载晋国五世动乱，后半部分记载六卿专权，其文风像政局一样波谲云诡，其中蕴含着阴险狠毒的杀机和深不可测的权术。楚国本为蛮夷之邦，令人惊异的是它的文章价值取向和文风颇近周、鲁。但是切勿认为《楚语》就是《周语》、《鲁语》的翻版，《周语》、《鲁语》多少带有一些因循守旧的年迈暮气，而《楚语》则于浑厚古朴之中蕴含着一个新崛起的泱泱大国所特有的大气、朝气和颖锐之气。《吴语》、《越语》历来并提，两国文章也各有特色：《吴语》文风突怒偃蹇，拗倔恣放；《越语》上下篇分别出于两位越国史官之手，上篇概述句践灭吴经过，下篇记述范蠡为句践筹划灭吴的谋略，其中蕴含着一种深沉的哲理意味，文章洋洋洒洒极为畅达，如同风行水上。《国语》各国文章无论历时长短，文风都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以《周语》为例，它的上限是西周中叶穆王征犬戎（公元前967年），下限是战国初期刘氏之亡（约公元前468年），前后时间跨度是495年，执笔记载的史官不知换了多少人，虽然前后文风有着从古朴到平易的细微变化，但《周语》上中下三篇文风大体保持一致。又如《晋语》，它的记事上限是晋武公伐翼（公元前709年），下限是智伯之亡（公元前

448年),历时261年,共有127篇文章,文风也没有大的变化。各国之《语》文风之所以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一方面是因为各国政治文化传统具有传承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该国前代史官文风对其后者产生持久的示范作用。

《国语》在表现手法上呈现出逐步演进的趋势。《周语上》的表现手法还相对单一。历史人物发表言论,常见的手法是运用比喻和引经据典。谏辞前后的记事基本上是叙述,很少艺术描写。这种情况到春秋散文已有改变。排比是春秋散文经常运用的手法,《楚语上》载申叔时论太子之教,在讲到文献教育时接连用了九个“教之……”句式,论及道德教育时又一口气用了十二个“明……以……之”排比句,多重排比句的大量运用,为言论增添了艺术感染力。同篇载蔡声子为椒举游说楚国令尹子木,蔡声子没有从正面为椒举求情,而是运用侧面微讽的手法。春秋散文时有幽默之笔,如《晋语九》载董叔娶范宣子之妹为妻,叔向加以劝阻,董叔说“欲为系援”。婚后妻子向哥哥状告董叔不敬,范宣子将董叔绑在庭院槐树上,正好叔向从旁边路过,董叔要叔向替自己求情,叔向说:“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请焉?”幽默之中包含着讽刺意味。由于叙事成分的增多,《晋语》、《吴语》、《楚语》突破了《周语上》单纯的叙述,文章中常有人物语言、行动、细节、场面描写。如《吴语》写吴王夫差与晋人对阵,左、中、右三军分别著赤、白、玄三色衣甲,宛若一幅色彩绚丽的画卷,再现了当年吴师严整的阵容和强大的军威,千年之下读来宛在目前。同篇写董褐对吴王心理的分析:“臣观吴王之色,类有大忧:小则嬖妾嫡子死,不则国有大难;大则越入吴。将毒,不可与战。”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可谓鞭辟入里。《越语下》在篇章组织结构上颇见匠心,八篇文章拆开来各自独立,合起来是一个整体。多元表现手法为此后历史散文作家积累了艺术经验。

《国语》现存最早的注本是三国时期韦昭的《国语解》,该书保留了郑众、贾逵、虞翻、唐固等人的旧注,现存明道本和公序本两种版

本。清代洪亮吉有《国语韦昭注疏》、汪远孙有《国语校注本三种》，董增龄有《国语正义》。王引之《经义述闻》中的《国语》部分，精见迭出。俞樾《群经平议》中有《春秋外传国语》，亦为学人所重。近代学者吴增祺有《国语韦解补正》，徐元诰有《国语集解》。当代有十几种《国语》选本或注译本，其中影响较广的是傅庚生《国语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了吴绍烈等人校点的《国语》，为每章拟定标题。本书文字以《四部备要》排印清代士礼居翻刻明道本为底本，参校《四部丛刊》影印明代翻刻公序本，注释和译文博采韦昭、汪远孙、高邮王氏父子、俞樾、吴增祺、徐元诰等前贤旧注，间或参以己意，各章采用吴绍烈等人拟定的标题。

两年前，中华书局编辑周旻博士向我约稿，要我承担《国语》全本全注全译的写作任务，当时虽然感到责任重大而自己能力不足，但出于对《国语》的喜爱，于是咬着牙将任务接下来。经过披阅两载，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写作任务，尽管它还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我注译《国语》，首要动机是提请学术界关注这部文献，因为它的文学史价值未能被人们真正认识，我个人的看法是，《国语》是西周中期到战国初期的作品，《左传》是战国前期的作品，《国语》代表了西周中期到战国初年散文的真实水平，《国语》本身就是一部散文发展史，尤其在说理散文方面，《国语》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学地位。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始终得到责任编辑周旻博士的关心，并根据她的建议，对于历史事件、典故、人物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注释，使读者对于事件的来龙去脉有更清晰的了解，从而对于其言论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注意比较《国语》、《左传》、《史记》对于相同事件、人物的记载异同，以见《国语》的特点。研究生黄晓璠、王群、刘奕华、沈逸莹、吴柳纯、王豪菁、刘世鹏、郑陈娟、朱啸雪等人校对了书稿。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注译者才疏学浅,虽然在注译过程中尽力做到准确,但书中肯定还存在不少疏漏错误之处,在此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陈桐生

2012年7月22日

目 录

前言	陈桐生	1
周语上		1
祭公谏穆王征犬戎		2
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终必亡		9
邵公谏厉王弭谤		10
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		13
邵公以其子代宣王死		15
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		16
仲山父谏宣王立戏		24
穆仲论鲁侯孝		25
仲山父谏宣王料民		26
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		28
郑厉公与虢叔杀子颓纳惠王		30
内史过论神		32
内史过论晋惠公必无后		37
内史兴论晋文公必霸		44
周语中		49
富辰谏襄王以狄伐郑及以狄女为后		49

襄王拒晋文公请隧	58
阳人不服晋侯	61
襄王拒杀卫成公	63
王孙满观秦师	65
定王论不用全烝之故	67
单襄公论陈必亡	72
刘康公论鲁大夫俭与侈	81
王孙说请勿赐叔孙侨如	86
单襄公论郤至佻天之功	87
周语下	97
单襄公论晋将有乱	98
单襄公论晋周将得晋国	103
太子晋谏灵王壅谷水	110
晋羊舌肸聘周论单靖公敬俭让咨	122
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	127
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钟	131
景王问钟律于伶州鸠	141
宾孟见雄鸡自断其尾	149
刘文公与莒弘欲城周	150
鲁语上	156
曹刿问战	157
曹刿谏庄公如齐观社	158
匠师庆谏庄公丹楹刻桷	160
夏父展谏宗妇觐哀姜用币	161
臧文仲如齐告彘	163
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师	165

臧文仲说僖公请免卫成公	168
臧文仲请赏重馆人	171
展禽论祭爰居非政之宜	172
文公欲弛孟文子与郈敬子之宅	178
夏父弗忌改昭穆之常	181
里革更书逐莒太子仆	183
里革断宣公罟而弃之	185
子叔声伯辞邑	188
里革论君之过	190
季文子论妾马	191
鲁语下	194
叔孙穆子聘于晋	194
叔孙穆子谏季武子为三军	197
诸侯伐秦鲁人以莒人先济	199
襄公如楚	200
季冶致禄	205
叔孙穆子知楚公子围有篡国之心	206
叔孙穆子不以货私免	208
子服惠伯从季平子如晋	211
季桓子穿井获羊	214
公父文伯之母对季康子问	215
公父文伯饮南宫敬叔酒	216
公父文伯之母论内朝与外朝	217
公父文伯之母论劳逸	218
公父文伯之母别于男女之礼	223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	224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	225
孔丘谓公父文伯之母知礼	226
孔丘论大骨	227
孔丘论楛矢	229
闵马父笑子服景伯	231
孔丘非难季康子以田赋	233
齐语	236
管仲对桓公以霸术	237
管仲佐桓公为政	251
桓公为政既成	256
管仲教桓公亲邻国	257
管仲教桓公足甲兵	258
桓公帅诸侯而朝天子	260
葵丘之会天子致胙于桓公	264
桓公霸诸侯	266
晋语一	271
武公伐翼止栾共子无死	272
史苏论献公伐骊戎胜而不吉	273
史苏论骊姬必乱晋	282
献公将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齐	284
献公伐翟祖	287
优施教骊姬远太子	288
献公作二军以伐霍	292
优施教骊姬潜申生	295
申生伐东山	300

晋语二	305
骊姬潜杀太子申生	306
公子重耳夷吾出奔	316
虢将亡舟之侨以其族适晋	318
宫之奇知虞将亡	320
献公问卜偃攻虢何月	322
宰周公论齐侯好示	323
宰周公论晋侯将死	325
里克杀奚齐而秦立惠公	326
冀芮答秦穆公问	339
晋语三	341
惠公入而背外内之赂	342
惠公改葬共世子	343
惠公悔杀里克	346
惠公杀丕郑	347
秦荐晋饥晋不予秦粟	351
秦侵晋止惠公于秦	353
吕甥逆惠公于秦	359
惠公斩庆郑	362
晋语四	368
重耳自狄适齐	368
齐姜劝重耳勿怀安	372
齐姜与子犯谋遣重耳	378
卫文公不礼重耳	379
曹共公不礼重耳而观其骭胁	380
宋襄公赠重耳以马二十乘	383

郑文公不礼重耳	385
楚成王以周礼享重耳	388
重耳婚媾怀嬴	391
秦伯享重耳以国君之礼	396
重耳亲筮得晋国	399
秦伯纳重耳于晋	402
寺人勃鞮求见文公	406
文公遽见竖头须	410
文公修内政纳襄王	411
文公出阳人	415
文公伐原	417
文公救宋败楚于城濮	418
郑叔詹据鼎耳而疾号	422
箕郑对文公问	423
文公任贤与赵衰举贤	424
文公学读书于臼季	427
郭偃论治国之难易	428
胥臣论教诲之力	428
文公称霸	432
晋语五	434
臼季举冀缺	435
甯嬴氏论貌与言	436
赵宣子论比与党	438
赵宣子请师伐宋	440
灵公使鉏麇杀赵宣子	441
范武子退朝告老	443

范武子杖文子	444
郤献子分谤	445
张侯御郤献子	445
师胜而范文子后人	447
郤献子等各推功于上	448
苗棼皇谓郤献子为不知礼	449
车者论梁山崩	450
伯宗妻谓民不戴其上难必及	451
晋语六	453
赵文子冠	454
范文子不欲伐郑	459
晋败楚师于鄢陵	460
郤至勇而知礼	462
范文子论内睦而后图外	463
范文子论外患与内忧	464
范文子论胜楚必有内忧	465
范文子论德为福之基	469
范文子论私难必作	471
栾书发郤至之罪	472
长鱼矫胁栾中行	474
韩献子不从栾中行召	475
晋语七	478
栾武子立悼公	479
悼公即位	482
悼公始合诸侯	487
祁奚荐子午以自代	490

魏绛谏悼公伐诸戎	492
悼公使韩穆子掌公族大夫	493
悼公使魏绛佐新军	494
悼公赐魏绛女乐歌钟	495
司马侯荐叔向	496
晋语八	498
阳毕教平公灭栾氏	499
辛俞从栾氏出奔	504
叔向母谓羊舌氏必灭	505
叔孙穆子论死而不朽	506
范宣子与和大夫争田	508
訾柝死范宣子勉范献子	513
师旷论乐	514
叔向谏杀竖襄	515
叔向论比而不别	516
叔向与子朱不心竞而力争	517
叔向论忠信而本固	518
叔向论务德无争先	520
赵文子请免叔孙穆子	521
赵文子为室张老谓应从礼	524
赵文子称贤随武子	525
秦后子谓赵孟将死	526
医和视平公疾	528
叔向均秦楚二公子之禄	530
郑子产来聘	532
叔向论忧德不忧贫	534

晋语九	537
叔向论三奸同罪	538
中行穆子帅师伐狄围鼓	539
范献子戒人不可以不学	542
董叔欲为系援	543
赵简子欲有斗臣	544
阎没叔宽谏魏献子无受贿	544
董安于辞赵简子赏	546
赵简子以晋阳为保障	547
邰无正谏赵简子无杀尹铎	548
铁之战赵简子等三人夸功	550
卫庄公祷	552
史黯谏赵简子田于螭	553
少室周知贤而让	553
史黯论良臣	554
赵简子问贤于壮驰兹	555
窦犇谓君子哀无人	556
赵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	557
智果论智瑶必灭宗	558
士茁谓土木胜惧其不安人	559
智伯国谏智襄子	560
晋阳之围	562
郑语	565
史伯为桓公论兴衰	565
平王之末秦晋齐楚代兴	581

楚语上	583
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	584
子囊议恭王之谥	588
屈建祭父不荐芟	590
蔡声子论楚材晋用	592
伍举论台美而楚殆	600
范无宇论国为大城未有利者	606
左史倚相傲申公子亶	610
白公子张讽灵王宜纳谏	613
左史倚相傲司马子期唯道是从	618
楚语下	620
观射父论绝地天通	620
观射父论祀牲	626
子常问蓄货聚马斗且论其必亡	634
蓝尹亶避昭王而不载	638
郢公辛与弟怀或礼于君或礼于父	640
蓝尹亶论吴将毙	642
王孙圉论国之宝	644
鲁阳文子辞惠王所与梁	647
叶公子高论白公胜必乱楚国	648
吴语	657
越王句践命诸稽郢行成于吴	658
吴王夫差与越荒成不盟	662
夫差伐齐不听申胥之谏	665
夫差胜于艾陵使奚斯释言于齐	670
申胥自杀	670

吴晋争长未成句践袭吴	673
吴欲与晋战得为盟主	678
夫差退于黄池使王孙苟告于周	686
句践灭吴夫差自杀	688
越语上	702
句践灭吴	702
越语下	713
范蠡进谏句践持盈定倾节事	714
范蠡劝句践无蚤图吴	721
范蠡谓人事至而天应未至	723
范蠡谓先为之征其事不成	724
范蠡谓人事与天地相参乃可以成功	724
越兴师伐吴而弗与战	726
范蠡谏句践勿许吴成卒灭吴	731
范蠡乘轻舟以浮于五湖	734

周语上

【题解】

本篇收录了十四条言论材料，其中十条来自西周，四条是东周材料，其年代上至西周穆王下至东周襄王。

“祭公谏穆王征犬戎章”、“邵公谏厉王弭谤章”、“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章”、“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章”、“仲山父谏宣王立戏章”记载西周卿士大夫讽谏周王弊政，其中邵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民者宣之使言”之语，尤为犀利深刻，堪称振聋发聩。但“仲山父谏宣王料民章”以周宣王料民作为周幽王覆灭的原因，这显然没有多少说服力。“穆仲论鲁侯孝章”、“内史过论晋惠公必无后章”、“内史兴论晋文公必霸章”记载周王室大夫评论诸侯贤不肖，以此预测国运兴废和人物吉凶，开后代人物评论的先河。“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终必亡章”反映了西周政治宗法等级制度下弱肉强食的历史现象。“邵公以其子代宣王章”体现了邵公对周王室的忠诚。“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章”从阴阳失序预测西周即将灭亡。“郑厉公与虢叔杀子颓纳惠王章”说明幸灾乐祸会导致灾难后果。

本篇是《国语》中最早的篇章，它标志着“语”这一记言文体的建立。文章作者不采用《尚书》艰深的典诰语言，而是运用当时的普通书面语记载人物言论，这是当时文学语言的重大革新。厚重朴实而不失典雅，

是本篇的文风特色。

祭公谏穆王征犬戎

穆王将征犬戎^①，祭公谋父谏曰^②：“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③。夫兵戢而时动^④，动则威，观则玩^⑤，玩则无震^⑥。是故周文公之《颂》曰^⑦：‘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⑧。’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⑨，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⑩，明利害之乡^⑪，以文修之^⑫，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⑬。”

【注释】

- ①穆王：西周第五位君王，姬姓，名满。在位期间征讨犬戎，又好巡游天下，小说《穆天子传》记载他巡游事迹。征：以上讨下曰征。
- 犬戎：西方少数民族，为西戎的一个种族。
- ②祭(zhài)公谋父：周王室卿士。祭，西周王畿内封国，为周公之后。谋父，祭公之名。
- ③耀德：明德，指施行文德教化。观兵：示兵，指显示兵力威武。
- ④戢(jì)：收藏。时动：以时出兵。古代春夏秋三季务农，冬季讲武。务农之时兵藏不出，只有在讲武季节才出兵。
- ⑤玩：黩武。
- ⑥震：威。
- ⑦周文公：周公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文”是他的谥号。《颂》：此指《诗经·周颂·时迈》，周公所作，讲述武王克商后封建诸侯，威震四方，安抚百神，偃武修文，从而发扬光大周祖先功业诸事。《毛诗序》：“《时迈》，巡守告祭柴望也。”是武王巡守祭山

川时所唱的乐歌。

⑧“载戢干戈”以下五句：讲述武王克商后偃武修文。载，则。干，楯。戈，戟。橐(tuó)，弓韬。懿，美。肆，陈布。时，是，这个。夏，华夏。允，信，确实。王，周武王。保之，保有华夏。

⑨懋(mào)：勉励。正：端正。性：生，民生。

⑩阜：增大。求：通“赇”，财。器：兵器。用：耒耜等农具。

⑪明利害之乡：给老百姓指明利害方向。乡，方。

⑫以文修之：用礼法文德来教化人民。文，礼法。

⑬保世：保有世传王业。滋：益。

【译文】

周穆王将要征讨犬戎，祭公谋父劝谏说：“不可以征讨。先王的做法是耀明文德而不显示兵威。兵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敛藏，只在特定时节出动，一出动便显示兵威，若单纯显示兵威，那就是黩武，而黩武是不会有兵威的。所以周文公的《颂》诗说：‘把楯戟收藏起来，将弓矢收进弓韬。周王追求的是美德，他要将美德广布这华夏大地，武王真正做到保有华夏。’先王对于人民，勉励他们端正德行，致力于加厚民生，增加人民的财富，改善兵器和农具，给人民指明利害的方向，修文德教化人民，使他们趋利避害，让远方之人感怀明君恩德而畏惧兵威，因此先王能够保有世传王业而发扬光大。

“昔我先王世后稷^①，以服事虞、夏^②。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③，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④，而自窜于戎、狄之间^⑤，不敢怠业，时序其德^⑥，纂修其绪^⑦，修其训典^⑧，朝夕恪勤^⑨，守以敦笃^⑩，奉以忠信，奕世载德^⑪，不忝前人^⑫。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⑬，事神保民^⑭，莫弗欣喜^⑮。商王帝辛^⑯，大恶于民^⑰。庶民不忍，欣戴武王^⑱，以致戎于商牧^⑲。”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⑩。

【注释】

- ①世：世袭。后：君。稷：农官。
- ②服事虞、夏：周人先祖先后为虞舜和夏朝后稷。
- ③弃稷不务：废弃后稷农官，不再重视务农。
- ④不窋(zhú)：周人先祖，为公刘祖父。用：因而。失其官：失去后稷官职。
- ⑤自窋于戎、狄之间：尧封周人始祖弃于郃，郃在陕西武功，旧为戎、狄杂居之地。不窋失去后稷官职之后，奔窋回郃，故云自窋戎、狄之间。又，戴震曰：“《史记》称孔甲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叛之。殆后稷之官及有郃之封，乃相因而失。诸侯侵夺，天子不正之，是以远窋。”窋，窋匿。
- ⑥时序其德：时时论叙周人后稷之德。序，同“叙”。
- ⑦纂修其绪：继承周人的后稷事业。纂，继承。绪，事。
- ⑧修：整理。训典：指记载先王教训的经典。
- ⑨恪勤：恭敬勤劳。
- ⑩敦笃：敦厚。
- ⑪奕世：累世。奕，各本作“亦”或“弈”，此处据明道本。载德：成就德行。
- ⑫忝：辱没。
- ⑬昭：昭显。前之光明：先王的明德。
- ⑭保民：养育人民。
- ⑮莫弗欣喜：没有人不高兴。
- ⑯帝辛：殷纣王。
- ⑰大恶于民：施大虐于民。
- ⑱欣戴：欣然拥戴。

⑱戎：兵，战争。商牧：商郊牧野，在今河南汲县。

⑳勤恤：尽心体恤。民隐：人民的痛苦。

【译文】

“从前我们周人先君世代担任后稷之职，侍奉虞、夏两朝。到了夏朝衰落的时候，夏王废弃后稷农官，不再重视务农，我先王不窋因此失去后稷官职，只好自己隐匿到戎、狄之间。他不敢怠惰先人基业，时时论叙先人的美德，继承先人的事业，修整先王的教训典籍，从早到晚恭敬勤劳，坚守敦厚，奉行忠信，世代被人称颂为有德，不曾辱没先人。到了武王，昭显先王的光明德行，更加上慈爱和善，敬事天神，怀保小民，没有人不喜欢他。商纣王帝辛，大施虐政于民。庶民不能忍受纣王暴政，欣然拥戴武王，商周在牧野决战。这说明先王并非崇尚武力，而是尽心体恤人民的痛苦，为民除害。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①，邦外侯服^②，侯、卫宾服^③，蛮、夷要服^④，戎、狄荒服^⑤。甸服者祭^⑥，侯服者祀^⑦，宾服者享^⑧，要服者贡^⑨，荒服者王^⑩。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⑪，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⑫，有不祀则修言^⑬，有不享则修文^⑭，有不贡则修名^⑮，有不王则修德^⑯，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⑰。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⑱，告不王^⑲。于是乎有刑罚之辟^⑳，有攻伐之兵^㉑，有征讨之备^㉒，有威让之令^㉓，有文告之辞^㉔。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㉕，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

【注释】

①邦内：天子千里王畿之内。甸：王田。服：服事天子，指诸侯对天子所尽的职责。

②邦外侯服：王畿之外方五百里称之为侯服。

③侯、卫宾服：从侯服到卫服之间，本来是侯、甸、男、采、卫五服，此处举侯、卫而包括五服。宾服，以宾客身份服事天子。

④蛮、夷要服：距离王城三千五百里为蛮圻(qí)，距离王城四千里为夷圻。要服，通过要结友好关系而服事天子。

⑤戎、狄荒服：距离王城四千五百里为戎，距离王城五千里为狄。荒服，居政教荒忽之地而服事天子。

⑥甸服者祭：甸服者助天子日祭。

⑦侯服者祀：侯服者助天子月祀。

⑧宾服者享：宾服者每个季节到王城奉献祭品。

⑨要服者贡：要服者每年到京师进贡祭品。或曰要服六年一见。

⑩荒服者王：荒服者三十年到王城一次，以当地宝物为进见礼，尊天子为王。或曰：据《周礼》，九州之外谓之蕃国，旧君死新君继位才到王城进见。

⑪日祭：天子祭祀祖考。月祀：天子每月祭祀曾祖和高祖。时享：天子每季祭祀远祖宗庙。岁贡：天子每年献享于坛、墀。终王：戎狄旧君死后，新君要入朝尊王。终：指世终。

⑫修意：修治志意以示自责。

⑬修言：修治号令。

⑭修文：修治典法。

⑮修名：修治尊卑名号。

⑯修德：修治文德。

⑰序成：上述五者次序已成。修刑：修治刑诛。

⑱让：谴责。

⑲告：以文辞告晓之。

⑳刑罚之辟：指刑不祭。辟，治。

㉑攻伐之兵：指伐不祀。

⑳征讨之备：指征不享。

㉑威让之令：指让不贡。

㉒文告之辞：指告不王。

㉓勤：劳。

【译文】

“先王的制度是：王畿之内的邦国为甸服，王畿之外的邦国为侯服，从侯圻到卫圻的邦国为宾服，蛮、夷邦国为要服，戎、狄邦国为荒服。甸服邦国助天子日祭，侯服邦国助天子月祀，宾服邦国每季奉献祭品，要服邦国每年入朝进贡，荒服邦国三十年一次入朝尊王。天子日祭祖考，月祀曾祖和高祖，每季祭祀远祖宗庙，每年献享于祭神的坛墀，戎狄新君嗣位时应入朝尊王；这些都是先王留下的训示。甸服邦国若有不助日祭者，天子就要修治志意以示自责；侯服邦国若有不助月祀者，天子就要修治号令；宾服邦国若有不以时献享者，天子就要修治典法；要服邦国若有不入朝进贡者，天子就要修治尊卑名号；荒服邦国新君若有不入朝尊王者，天子就要修治德行；如果上述次序已经完成仍有不入朝的邦国，那就要修治刑诛。于是对不助日祭者有刑罚之治，对不助月祀者有攻伐之兵，对不以时献享者有征讨之备，对不入朝进贡者有威责之令，对戎狄新君不入朝尊王者有文辞之告。文告辞令发布之后仍然不至，那就要加倍修德，而不要劳民远征。所以近处邦国没有不听，远方邦国没有不服。

“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①，犬戎氏以其职来王^②。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③，且观之兵^④。’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⑤！吾闻夫犬戎树，惇帅旧德^⑥，而守终纯固^⑦，其有以御我矣！”